

三國志集解

十一

三國志集解

十一

魏書二十九

三國志二十九

方伎傳第二十九

馮本伎作技

晉 平陽侯相安漢陳壽撰

宋中書侍郎西鄉侯聞喜裴松之注

沔陽盧弼集解

華佗

李賢曰佗音徒何反

字元化沛國譙人也

沛國譙見武紀卷首張華博物志稱譙郡華佗見武紀建安二十五年注

一名夷

李賢曰夷音孚

臣松之按古數字與夷相似寫書者多不能別尋佗字元化其名宜爲夷也

毛本夷作孚

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

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

册府以爲下有仙字范書華佗傳亦作時人以爲仙周壽昌曰無仙

字是蓋時人不知其確歲約略計之當有百歲而以有壯容爲異也

**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

惠棟曰王

勃八十一難經序云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九師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

定立章句歷九

**心解分劑**

范書佗傳作心識分銖沈欽韓曰陶隱居名醫別錄云古秤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爲一銖六

師以授華佗

銖爲一分四分成一兩

**不復稱量**

范書佗傳復作假

**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

**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

宋本每處下

**七八壯**

內經素問卷十四鍼解篇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注云壯

爲持鍼堅定也廣雅釋詁二壯箴也又釋詁四壯傷也方言凡草木刺人者北燕朝鮮之閒謂之壯馬融虞翻注易大壯並云壯傷也郭璞曰淮南呼壯爲傷又醫用艾

灸一灼謂之壯弼按壯專就灸言見下引王氏說

**病亦應除若當鍼亦不過一兩處**

范書佗傳作鍼灸不過數

處王先謙曰魏志佗傳每處七八壯壯乃專就灸言范史鍼灸合言止言其處略去灸數鍼候

**下鍼言當引某許**

沈欽韓曰某許猶言

某處世說文學篇云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又康僧淵忽往殷深源許又支道林殷深源俱在相王許

**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

**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剗割者便飲**

其麻沸散

即今之麻醉藥其疑當作以或曰當是押不蘆草草出回回國

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

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

月之閒卽平復矣

此卽今之解剖術也范書佗傳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剖破腹背抽割

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閒皆平復杭世駿曰玉澗雜書云華佗固神醫然范曄陳壽記其治疾之法此決無之理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也佗之藥能使人醉無所覺可以受其剗割與能完養使毀者復合則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腸胃既以破裂斷壞則氣何由含安有如是而復生者乎審佗能此則凡受支解之刑者皆可使生王者亦無所復施矣弼按此說誤由於不知人體生理狀態故有此疑解剖治療與受刑者之支解絕然兩事一爲斷其生命一爲延其生命二者不能相提並論今日醫學昌明已視爲平平無奇矣胡玉縉曰漢書王莽傳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尙方與巧屠共剗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據此則解剖之術其來已久近世有解剖死屍以求醫理者人死則血脈停滯顏色變異恐所得祇在影響間醫學之進步其惟愛克斯光鏡乎弼按此爲專家之學一日千里有非古人所能夢見者雖起華佗於今日亦當望而卻步矣

故甘陵相

夫人有娠六月

各本皆每事空格馮本不空格

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

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

吳本毛本云作爲誤

於是爲湯下

之果下男形卽愈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

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熱食而不汗出佗

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兒尋李延共止

兒同倪李

賢注作倪

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

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卽各與藥明日並起鹽漬嚴昕

郡國志徐

州廣陵郡嚴瀆吳志孫堅爲鹽瀆丞一統志故城今江蘇淮安府鹽城縣西北

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

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

數里昕卒頭眩墮車

宋本元本毛本墮作墮

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

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尙虛未得復

馮本作未復復誤

勿爲勞事御

內卽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

接中閨三日發病一如佗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

使醫曹吏劉租鍼胃管訖

官本攷證北宋本作劉祖御覽七百七十二引亦作劉祖

便苦欬嗽欲臥

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

陽陳叔山小男二歲

郡國志廣陵郡東陽一統志故城今安徽泗州天長縣西北

得疾下利常先啼

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

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

或曰宛丸疑作紫苑元本吳本丸作九

十日卽除彭城夫人

夜之廁蠱螫其手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臧文仲曰君其無謂邾小蠹蠱有毒而況國乎杜注蠱敕邁反通俗文云蠱長尾謂之蠹班固西京

賦流大漢之愷悌盪亡秦之毒螫說文螫行毒也舒亦切音釋

呻呼無賴

漢書高帝紀九年上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應劭曰賴恃也周壽昌曰亡

賴無所恃以資生如今游手白徒也弼按此傳蓋言病痛呻呼無所恃也

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

但傍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卽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

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

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

卒應時歸如佗所刻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

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

齋大酢

范書佗傳作萍齋甚酸沈欽韓曰陶宏景藥總訣云齏店蒜齋乃下蛇之藥卽是指此云萍齋誤

從取三升飲之病

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尙未還小兒戲門

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

似逢我公九字范書佗傳作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

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

此卽今之陳列標本也

又有一郡

守病

范書佗傳作又有

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

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

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何焯曰郡守事似依託呂氏春秋文擊齊王語爲之弼按呂氏春秋

卷十一仲冬紀至忠篇齊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擊文擊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擊也太子曰何故文擊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擊必死云云謂其事與此相類則可似無所謂依託也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

監本官本深作

甚

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

御覽作君忍痛十年

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

御覽裂下有也字

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

御覽

作士大夫曰余不耐痛必欲除之

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得病

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

物所爲也卽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

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

御覽是上有猶字范史同此奪

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

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本志呂布

傳注引先賢行狀云陳登由廣陵太守遷東城太守廣陵吏民拔郡隨登登病發當在去廣陵之後故華佗不在其地也何焯曰此孟德之所以果於殺佗也陳元龍三期當發竟不爲除此根源亦所謂養吾病以自重者耳然常人多可療之疾不遇良醫則罹天枉此佗所爲可惜仁恕之人必忍此小忿爲萬民全之也 太祖

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鍼鬲隨手而差

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腳蹠不能行輦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鍼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脈便

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

范書佗傳十作七 灸

創愈卽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

沈欽韓曰抱朴子說此事云是李通

呼佗視脈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

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

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脈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

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

得生胎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鍼一

處此死胎必出湯鍼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

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所馮本所作  
許古文許

所同音通假詩伐木許許說文引作  
伐木所所史漢言在某所嘗曰某許佗之絕技凡類此也馮本作凡  
此類也然本

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韓慕廬曰元化胸中  
似有所不可於操者後太祖親理得病

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政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

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范書佗傳乃就  
操求還取方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

不反范書無  
乞字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官本攷證曰  
食字疑衍范

書佗傳無食字周壽昌曰食字非衍蓋食事即食功言厭以事取食厭者厭爲人役也

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

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

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含宥之太祖曰不

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

以活人

惠棟曰佗別傳云佗以線爲書表表中有祕要之方

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

死

杭世駿曰冢記云華佗墓在項城柳從辰曰一統志佗墓在今銅山縣南有碑題曰後漢名醫華佗墓志又載佗墓在今項城縣東六十里與河南通志同不

知孰是真墓也

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

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

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寤

范書佗傳寤作寐

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

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

臣松之按古語以藏爲去

漢書陳遵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以藏也音丘呂反又音舉周壽昌曰去卽弃字王

文彬曰訓去爲藏本反言以見意猶治之言亂香之言臭也左傳昭十九年傳以度而去之疏去亦藏也

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

范書  
佗傳

作乃故  
往譙

適值佗見收恩恩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

以至於死

佗別傳曰

華佗別傳隋  
唐志不著錄

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曰

顧  
炎

武曰古人日月之日皆作曰似曰字惟以上曰日爲別耳此曰字乃日字也卽中平年之義弼按范書佗傳注引此作有人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無青龍中

及中平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脈之候范書佗傳注手作平於義爲長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爲河內

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范書佗傳注作創發數十日愈

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馮本糠作糠好馬二

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

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卽安臥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腳之前以所斷之處

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椎橫貫蛇頭蛇在皮中

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范書佗傳注許作所說見前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

子范書佗傳注童作瞳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趙一清曰獨異志魏國有女子極美麗踰時不嫁以右膝上常患一

瘡膿水不絕遇華佗過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牽一栗色犬走三十里歸而截犬右足挂之俄傾一赤蛇從瘡而出入犬足中其疾遂愈御覽卷七百四十三引

志怪云有人得瘕病腹晝夜切痛臨終敕其子曰吾氣絕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  
違割之得一銅酒鎗容數合後華佗聞其病而解之便出巾箱中藥以投鎗鎗即  
成 又有人苦頭眩頭不能舉目不能視 兩能字宋本均作得 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

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市

馮本市作市誤

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

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

范書佗傳注作視赤血出

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市飲以亭歷犬血

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

范書佗傳

注平旦作且

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

御覽會作冷

灌者懼欲止佗令滿

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三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

出著粉汗燥便愈

范書佗傳注燥作慘黃山曰慘同燥官本作慘誤何焯曰南史中有一事又依託於此姚範曰此與南史所載徐嗣伯治房伯

玉事相類弼按南史卷三十二張邵傳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  
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徐嗣伯為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  
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  
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

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  
升病都差自爾恆發熱冬月猶單禪衫體更肥壯 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

中鬚眉墮落

元本吳本毛本鬚  
作鬚馮本墮作墮

它曰是脾半腐可剝腹養治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

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

范書佗傳治皆作療此章懷  
避唐諱所易劉攽曰案文當

有一  
病字

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

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僊者

宋本

僊作  
仙

為導引之事熊頸鴟顧

范書佗傳頸作經李賢曰熊經若熊之攀枝自  
懸也鴟顧身不動而迴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

熊經鳥申此導引  
之士養形之人也

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

戲

蔣超伯南澹楷語卷六曰崔實政論云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  
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然蒙莊之書已稱導引華佗之伎尤重五禽

倘能習之亦攝生一法也近人仿隋志導引圖例採  
易筋經韋馱獻杵等勢分十二圖一稱十二段錦云

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

四曰猿五曰鳥

李賢曰佗別傳云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爲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麤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

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

亦以除疾並利蹠足

宋本蹠作蹄

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

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

范書佗傳作怡而汗出因以著粉

身體輕便腹中欲

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隋經籍志梁有華佗弟子吳普本草六卷又華佗方十卷

吳普撰佗後漢人又華佗觀形察色並三部脈經一卷又華佗枕中灸刺經一卷又梁有華佗內事五卷亡唐經籍志華氏藥方十卷注云華佗方吳普撰藝文志吳普集華氏藥方十卷注云華佗宋史藝文志道家華佗老子五禽六氣訣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中藏經一卷漢譙郡華佗元化撰姚振宗曰華元化一卷書已自焚於獄中隋志所載四種及五禽訣大抵皆其弟子吳普樊阿李諧之等所撰錄中藏經則又以後人綜錄其書爲一表者趙一清曰困學紀聞唐六典注崔實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搯之鍛一清案五禽六禽固異五搯之鍛亦未聞

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

胷藏之閒不可妄鍼鍼之不過四分

范書佗傳不下有可字

而阿鍼背入一二

寸巨闕胷藏鍼下五六寸

范書佗傳作乃五六寸

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